

译文
新流行

推理

七朵玫瑰

〔韩国〕金圣钟 著 嘉明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新 译文
流行

推 理

七朵玫瑰

〔韩国〕金圣钟著 嘉明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朵玫瑰 / (韩) 金圣钟著; 嘉明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2.12

(译文新流行·推理)

ISBN 7-5327-2923-0

I.七… II. ①金… ②嘉… III.推理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 第041539号

本书根据이 책은 한국 도서출판 님도가 1992년 10월 10일에 중판 발행된 <김성종추리문학전집·7 일곱개의 장미송이>에 의하여 번역되었습니다译出

图字: 09-2001-191号

七朵玫瑰

(韩) 金圣钟 著

嘉明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85,000

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7,000册

ISBN 7-5327-2923-0/I·1697

定价: 15.00元

内容提要

怀孕三个月的爱妻被七个恶魔残忍地蹂躏后留下一封遗书自杀了。相貌丑陋、满腔仇恨的丈夫决心复仇，并开始实施他的计划。他一次次躲开警方的追查，和七个狡猾的罪犯周旋，并连续把他们一个个杀死。他每杀死一个恶魔，便在亡妻像前献上一朵玫瑰。六朵玫瑰已经盛开，可是第七个罪犯已经被警方逮捕，这第七朵玫瑰怎么才能继续盛开呢？还有，每当他处于危机关头时，总有一个人在暗中保护他，并且最后为他献出了生命。那么，这个神秘的人物究竟是谁呢？……小说情节惊险动人，一气呵成，不时给人留下挥之不去的悬念。

译文新流行
推理

七朵玫瑰

〔韩〕金圣钟 著 嘉明 译

浮浪的江

〔韩〕金圣钟 著 周宇红 译

国际列车谋杀案

〔韩〕金圣钟 著 顾祖孟 译

第五纵队

〔韩〕金圣钟 著 方培人 译

◆ 责任编辑 / 袁松月

◆ 封面设计 / 陶雪华工作室

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: www.ewen.com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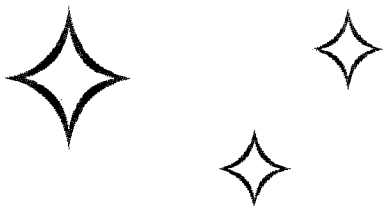
目

录



- 你的名字叫玫瑰 /1
 - 男人的眼泪 /8
 - 妻子的眼泪 /15
 - 蓝色围巾 /21
- 最初的人物 /27
 - 京釜线特级列车 /34
 - 杀人一号 /40
 - 一朵玫瑰 /47
- 两个刑警 /53
 - 玛龙涅沙龙 /59
 - 一致跟踪 /66
 - 第二个目标 /72
- 杀人二号 /79
 - 第三个人物 /85
 - 旋转木马 /91
 - 二对一 /98
- 到达与出发 /104
 - 杀人三号 /110
 - 杀人四号 /116

渐渐收紧的网	/123
奇怪的电话	/130
复仇之血	/136
狂人的微笑	/142
虐待狂	/148
跟踪的影子	/155
第五个目标	/162
杀人五号	/169
离家出走的少女	/175
盲人乐师	/182
幸福的彼岸	/189
江边别墅	/196
第六个目标	/203
潜入	/210
杀人六号	/215
狂人的嚎叫	/221
追踪的界限	/227
巧妙的陷阱	/234
奇怪的青年	/240
离别	/246
最后的游戏	/252
监狱之行	/259
追踪的尾声	/265
译后记	/273



你的名字叫玫瑰

1

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

十点稍过的深夜街头，到处是急着往家赶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流，嘈杂无比，只有商店橱窗的灯光还在闪烁。

坐落在忠武路^①拐角处的一家小服装店的门被打开了，一个年轻女人走了出来。她大约二十五岁，灯光下，一张脸蛋显得格外清秀美丽。

年轻女人波浪似的头发披落在肩头，身穿黑色短袖衬衫，绿色灯芯绒套裙，装束朴素，一条念珠般的项链衬得她的脸愈发漂亮。她把手提包放在右肩上，抬头看看夜空，脸色变得阴沉，像是讨厌下雨的样子。在一边卖塑料伞的少年看见后朝她跑了过来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五百元^②。”

她轻轻摇了摇头，好像是觉得拿五百元买把塑料伞太不划算。然后她像是下了决心，快步向雨中走去。套裙下的脚



步看起来非常坚决。

女人的身影消失在街道拐角的同时,停在服装店对面的一辆黄色日本轿车轻轻发动了引擎,向着拐角处滑去,就像发现猎物的野兽伸着懒腰一步一步朝猎物逼近。女人来到出租车站,但是一看到等车的队伍没有缩短的迹象,干脆放弃坐出租,急速朝巴士站方向走去。

到巴士站还得走好长一段路,本来淅淅沥沥的雨变大了,她一边后悔没买伞,一边快步跑过去。

跟在后面的日本车在她身后停下,一个男青年下了车后,车子开到她前面去了。下车的男青年打开伞,快步上了人行道后紧紧跟在她身后。女人被突然遮住头顶的雨伞吓了一跳。

“别淋雨了,一起走吧!”

说话的是一位穿戴得体的高个美男子,语气庄重。她为自己思春少女似的态度不好意思起来,马上笑着对男青年的好意表示感谢,然后走进伞下和他一起行走。

“您去哪里?”

“哦……到巴士站就可以了。”

声音甜蜜温柔得足以令男人心旌荡漾。过了一会儿,男青年又问道:

“您家在哪里?”

她没有马上回答,问题太无聊了,但出于礼貌她还是

① 汉城市内一条繁华街道,以朝鲜时期名将李舜臣的谥号命名。

② 韩国货币,按照现在(2002年4月)的汇率,一元人民币兑换一百六十五元韩币,但本书的背景是八十年代,和现在的兑换差别较大。



答道：

“在……金浦^①方向。”

“哎唷，住得好远。太巧了，我现在正好要去机场，有位日本客商坐十一点航班到达……”

她没有说话，只是加快了脚步。

“坐我的车回去吧。”

她坚决拒绝了，可是男青年又进一步劝说：

“您别推辞了，反正是空车。难道您不知道金浦方向的巴士总是挤得人喘不过气来？”

他说得很对，事实上，她每天回家时都为搭巴士而烦恼，金浦方向的巴士人多得要命。

到达巴士站的女人犹豫地看着男青年，眼里还有一种疑惑的神情。男青年爽朗地笑了，张开双手说：

“您千万别误会，我不是拉客赚钱，纯粹是好意，纯粹是……”

她疑惑的眼神逐渐消失，终于，她问道：

“车子在哪儿？”

“那儿……黄色的车看到了吗？就是那辆。”

“真是一辆漂亮的车，”她想，走过去时她不经意地瞥了一下车牌号。打开车后门，男青年首先坐了上去。刹那间，她突然担心自己会不会做错，然而已经晚了。

车门一关上，车子就启动了。司机戴着墨镜，大声地嚼着口香糖，露出白牙，向后座笑了一下突然加快了速度。他给人第一印象很不好，驾驶技术也很糟糕。

① 汉城边郊地区，建有机场。



“哎，小心点开！”

“是，知道了。”

语气里夹着玩笑。女人悄悄吸了口气，紧紧抓住手提包。

“您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在服装店工作。”她不得不回答。

“那您也做设计什么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语气像是在揶揄她。她闭上嘴，望着车窗外，窗门被雨水淋湿了。她能感受到身后男人灼热的目光。

一直急速行驶的车子突然停下，到了新村^①大转盘。女人旁边的车门突然被打开了，一个陌生男人上了车，酒气随之扑面而来。驾驶座旁的位子上也多了一个男人。

“放，放我下车！”

在她尖叫出声时，车子已经出发了。

“停车！放我下来！”

“乖乖别动！不是你想下就下的。”

喝醉酒的男人一把拉过女人，左手捂住她的嘴，右手打开一把小刀，刀尖一步步向她逼近。

“放明白点，动一动就把你脸蛋给划了！”

女人清醒地意识到应该求助，可是上哪儿去找援手呢？把她骗上车的男人一边微笑，一边抽着烟。

车内的灯灭了，驾驶座旁边那个留着运动头的人转过身来看了她一眼。

“真漂亮……要是再安静些就更好了。”

① 汉城市内繁华地段。



男人伸出手来捏住女人的下巴，她朝着车门方向转过头去，但是没有用，右边的男人一拳又把她的下巴打了回来。

“你要乱动就宰了你！”

凉飕飕的刀锋使她颤栗起来。

“你要是乖乖听话，就活着把你送回去，不然就是死尸一具。”

一只黑色袋子套住了她的头，眼前一片黑暗，女人的上身顿时倒在男人的大腿上。

“安静点，别动！”一只手去摸女人的臀部。

“啊，真不错，我先来尝尝。”

“别动！得先给老大尝尝。”

“妈的，老是吃别人剩下的。”

“这一个还是挺新鲜的。”

车子像离弦的箭沿着江边大道跑去。

女人在黑暗中默默祈祷：希望不要有事，希望有人出来救她，希望这只是一个梦……

传来一声口哨。

“一共几个人？”

“连老大七个。”

“啊，七朵玫瑰花，为了你的盛开，我们等待了好久。”

头上的黑袋子被除去后，女人被灯光刺得几乎睁不开眼睛。然后她发现自己在房间里，好像是一处公寓，装修得很豪华，地板上铺着红色羊毛地毯，房子中央摆着大型沙发。

几个男人坐在沙发上，其他的人站在周围。

女人仔细打量着每个男人，最后她的视线集中在坐在中间的一个秃头男人身上。这是一个肥胖的男人，披件红色丝



绸睡袍，懒散地坐着，嘴里抽着“三五”牌烟，威风得像个帝王。因为戴着墨镜，看不清他的长相。

“把衣服脱了。”

嘶哑的声音发话了。他伸出手来脱女人的衣服，女人推开他的手后退了一步。

“你们干嘛这样？你们到底是谁？”

两个男人过来一把抓住她的衣服。

“救命啊！”

她拼命抵抗喊叫，可是没有用。

“你再喊也没用，附近都是空房子。”

衣服扯破了，胸罩掉了下来，她死命抓住套裙，可是也被毫不留情地脱了下来。

“不！不行！不行！我已经结婚了！”

“把她拖过来！”

女人被脱光了衣服站在秃头面前，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抓住她胳膊。秃头的神情激动，好像是在赞叹女人身体的美丽。

女人的皮肤雪白，因为拼命挣扎，乳房乱颤着。

“好，太好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……”女人满含泪水的双眼盯着秃头。

“好，我来给你起个名字，你的名字是玫瑰，玫瑰，红玫瑰。”

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沙哑声音。秃头从桌子底下取出一本影集。

“我们是专门征服女人的，呵呵呵……玫瑰，你不是第一个，比你早毕业的师姐们多得很多。来，看看这个。”

秃头打开影集，每一页都贴着女人的黑白裸体照，照片底



下写着花名。每翻过一页,她就颤栗一次。

“玫瑰,你也要拍照。别动,安静点。”

一直在一边等着的闪光灯亮了一下,站在对面的一个男人按了一下相机。

“不,不要……不要!”

两个男人架起挣扎的女人走进卧室,红色照明灯发出阴暗的光。卧室中间摆着一张床,他们把她的双手分别绑起来,又用皮带把双脚绑住。这是产科病房里专用的分娩床,只要一转动右边的扶手,下体就会向上移动。最后他们又用橡皮胶封住女人的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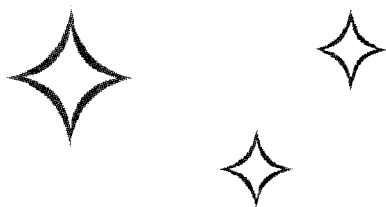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男人出去后,秃头进来了,脸上还是戴着墨镜。



旅

理

8



男人的眼泪

汗水流进她的眼里，火辣辣地疼。被撑开的双腿中间出现了秃头的身影，她全身挣扎着，大声喊叫，可什么用也没有。

下身有硬东西伸了进来，疼得像被扯碎了一样，五脏六腑都好像被捣碎了。不是男人有弹性的那个东西，感觉是一个物件。秃头的脸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大。

“啊！”

女人浑身抽搐，床摇晃起来。

“厄！”

她的头往后一仰，整个人失去了知觉。

秃头的整张脸都被汗水浸湿了，看到女人晕过去，他站直了身子，睡衣还披在身上。他摘掉了墨镜，左眼深深陷进去，原来是个独眼龙，仅剩的一只眼睛闪闪发光。他用袖子擦去额头上的汗，重新戴上墨镜。他把右手举了起来，手里拿着一根木棒，是一根做工精细、三十厘米左右的木棒，粗细正好可以握在手中。根部略圆，像男人的性器官，上面沾满了鲜红



的血。

“呵呵呵呵……”

然后他把木棍往床底下一扔，出去了。

第二个男人进去了。

第二个男人出来了。

第三个男人进去了。

第三个男人出来了。

第四个男人进去了。

第四个男人出来了。

第五个男人进去了。

第五个男人出来了。

第六个男人进去了。

第六个男人出来了。

第七个男人进去了。

第七个男人出来了。

睁开眼睛的同时，女人滚到了床底下，想撑着地板站起来却失败了。两个男人从两侧抓住她的手臂。这时一个物件进入了她的视野，是沾满鲜血的木棒，这时她才清楚捣碎自己大腿间的是什么。她刚刚用破衣服遮住身子，就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叫道：

“扔远点！”

像一件行李一样被拖出去的女人在心里刻下了七个男人的模样，死也不会忘记，她咬紧牙关，睁大着双眼……

像刚进来时一样，女人被套上袋子推进了车内。车子马上就出发了。女人想振作精神辨清方向，可惜做不到，只感觉到车子在飞速行驶。



伸出手在底座上摸索，摸到了什么东西，是纸，被困得很皱很小的纸。万一我能活着回去，我一定要向你们七个人报仇，一定要找到你们报仇。她咬紧牙关，紧紧抓住纸团。受尽蹂躏后反而不害怕了，只是奇怪为什么还活着。车停下了，车门打开，她被狠狠扔了出去。身子往下滚了几圈，下身好像掉进了烂泥塘。她挣脱了袋子，一看发现是在江边，刚才就是从坝上一直滚下来的，恶臭扑鼻而来，还好江水较浅，不致于淹死。

要活下去！不能死！她把手中的纸团放进口袋后，便使出浑身的力气向上爬，根本无法站起来，只能爬。

“救命啊……请救救我！”

喊叫声微弱得像是呻吟，雨越下越大了，还夹着风声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她没有哭，只有活下去才能报仇，要活下去。

她终于爬到了坝上，是江边大道，路上没有车辆，好像还是通禁时间，载她来的车子早已无影无踪。

她想站起来，却一下子倒了下去，大腿间疼得厉害，双腿发抖，根本站不起来。她倒在地面上，脸颊碰到柏油路，冰冷的感觉直入体内。她意识恍惚，真想睡觉。

这时从远处传来车轮的声音，她抬起沉重的眼皮朝着声音的方向望去，远处车头灯的光越来越近，她就这样躺着，闭上了眼睛。

天一亮，为了等妻子一个晚上没有合眼的崔九，不安的预感更加强了，但还没想到要去报警。他没刮胡子，也没吃饭就上班了。

他在一家制药公司上班。去年秋天和现在的妻子结了婚。那时他三十四岁，妻子二十三岁，刚刚大学毕业，年龄相